

浙江文叢

# 張九成集

〔第二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# 張九成集

〔第二冊〕

〔宋〕張九成 著 楊新勳 整理

出版聯合集團  
古籍出版社

## 尚書詳說卷五

### 夏書

禹別九州，隨山濬川，任土作貢。

無垢曰：洪水滔天，九州莫辨。禹欲治水，先定九州之界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，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。水盡土見，即任其土地所出而作貢法，不廢其所有，不責以所無，不强以難得，此之謂「任土作貢」。此聖人立言精到，豐不餘一言，約不失一辭。

不廢其所有，不責其所無，不强其所難得，是謂任土。（陳大猷書集傳或問卷上）

### 禹貢

禹敷土，隨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。

無垢曰：敷，分也。敷土，即別九州之義，以謂分別九州之地，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，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，則又定高山如五嶽者、大川如四瀆者。東西既辨，南北已明，然後導山、導川，可得而施功也。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。不別九州之地，則大

界不分；不隨山，則地勢高下無從而知；不刊木，則道路無從而辨也；不奠高山，則無以定位；不奠大川，則無所行水。規模如此，其間曲折，則又推此意而造化之耳。

冀州既載。

無垢曰：冀，堯所都也。禹治水自冀州始，曷爲自冀州始？冀州，河所注也，爲害特甚，治在所先也。自冀而兗，自兗而青，自青而徐，河水流行，同歸於海。然後自徐而揚，自揚而荆，自荆而豫，自豫而梁，以治江淮之水；自梁而雍，以治河上流。梁高於荆，荆高於揚，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；雍高於豫，豫高於青、徐，雍、豫之水從青、徐而入海。其治水次序，尚可攷也。向非禹識大體，先別九州之界，然後隨山刊木，以開水路，奠高山大川，以辨四方，其何能知水之所出入而治之如此其密哉？禹之治水，猶兵法之用兵也。先登高山，以望敵之大勢，某處陣堅，某處陣薄，某處走路也，某處險地也，然後避其堅而衝其薄，奪其險地而扼其走路。其間變化出入，倒行逆施，則又在將之智術如何耳。禹之別九州以至奠高山大川，然後治水，豈非出于此歟？

壺口，治梁及岐。

無垢曰：既治壺口，則梁、岐之水皆治矣，以言壺口之水既入於河，則梁、岐積水皆自壺口

而通流於南河矣。梁、岐雍州界，而言於冀州者，以言梁、岐水脈與壺口相連也。

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陽。覃懷底績，至于衡漳。

無垢曰：「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陽」者，以言既治太原之水，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。太岳在太原西南，上流既治，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。衡漳在懷北，「覃懷底績」，是先治上流也，順流而下至于衡漳，使漳水入渤海，渤海入東河也。或治東而西流，或治上而下流，或治下而上流，皆禹一時造化，知利病所在而治之，不可以一途求也。第以地理考之，昭然黑白分矣。治天下猶治水也，豈有常形哉？惟知利病所在，滯者興之，弊者補之，或寬或猛，不可預定，行其所無事而已，吾何容心哉？

厥土惟白壤，厥賦惟上上錯，厥田惟中中。恒、衛既從，大陸既作。島夷皮服，夾右碣石入于河。

無垢曰：「從」者，復故道也。「作」者，耕作也。謂恒、衛二水既復故道，則大陸可耕作也。非獨大陸可耕作，極冀州之東，至于島夷之地，水患既去，皆得安其故居而衣皮服也。島夷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，此本性也。以水爲患，失其本性。今蠻夷亦得其所矣，況民乎？碣石，海畔山。碣石在海之北，海在碣石之南，而河又其南也。禹行河遠至冀州之極處，然後逆流入河。

以歸帝都。方其人河時，碣石山乃在挾掖之右。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。

又曰：禹治冀州水害凡四處：治壺口，則梁、岐之水皆得入于南河；治太原之水，則岳陽之水亦得入于南河；治覃懷之水，則衡漳之水得入于東河；治恒、衛之水，則大陸因以耕作，島夷因以皮服。其識利病所在，一處既通，則數處皆受其利，非其識見窮盡水之理，其能如此乎？

濟、河惟兗州。

無垢曰：禹既定冀州，則自冀而東以治兗州之水也。分別九州之疆界，故定兗州分野曰濟、河，以爲東南據濟，西北距河者，乃兗州也。既定其大界，則一州之山川不出乎濟、河之間；至於其間土色、田賦、貢篚、草木則又別白而言之，使人主欲知兗州風俗、土地，可按圖而知也。有司將有所須，必察其州之所出者而取之，不責以所無，不廢其所有，不求其所難得，此又禹別九州之意也，其深矣哉！

九河既道，雷夏既澤，灃、沮會同。

無垢曰：九河、雷夏、灃、沮皆在兗州。禹先治河，使九河復歸故道，雷夏復爲故澤，而灃、沮二水復會同于雷夏，則兗州之水患除矣。

又曰：此州治水，畧不及山，則知兗州多平地，而河患爲甚也。

### 桑土既蠶，是降丘宅土。

無垢曰：九河既復故道，雷夏既復爲澤，灘、沮二水又復會同於雷夏，則水患盡除，而宜桑之土可以蠶矣。向也洪水滔天彌漫，不辨東西，何桑土之可論乎？桑土既蠶，是此州之民皆降高丘而宅平土矣。向也避水，故各就高丘；今水患既除，故皆降丘而宅土矣。降丘宅土，九州皆然，何獨於兗州言之？鄭康成之意，以此州寡山，而居濟、河兩大流之間，適遭洪水，其民尤困，故避水者皆在高丘；水害既除，於是下丘居土。以其免於厄，故喜而記之。以此觀禹之功亦大矣！拯人人於墊溺之中，而付之以安平之地，生養之原，然而有功如此，回視畧無毫茫存於胷次，至無矜伐之可見，此所以爲聖賢也。人不學聖賢，何以爲人乎？

### 厥土黑墳，厥草惟繇，厥木惟條。

無垢曰：向也洪水爲患，土地、草木皆失其性；今九河既道，雷夏既澤，灘、沮會同，故土地、草木皆復其本也。禹之功非特拯人於墊溺以遂其生也，雖土地、草木皆依之以遂其性，其功爲何如哉！

又曰：下濕，田所宜也。今揚州之田，自漢以來，累計百萬，以供關中，豈土地之不美哉？

特人工修與不修耳，此又不可不正。

厥田惟中下，厥賦貞，作十有三載乃同。

無垢曰：言「厥賦貞」於「厥田中下」之下，是史官刪潤以成其文也。使云「厥田惟中下，厥賦惟中下」，此成何等文乎？儻爲第九，則當云「厥賦惟下下」，有何不可？而故變文爲「貞」乎。又州自爲第九，何與賦事？兗州所載無第九之文，今遽近舍厥田之正而遠求州爲第九州之說，豈不迂乎？余嘗疑之，未敢斷也。而東坡云：「賦當隨田高下，此其正也。其不當者，蓋必有因」，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，非其正也。此州田中下，賦亦中下，皆第六等。」然後，余心斷然不疑。禹治水，乃是舜歷試時。歷試三年，堯乃禪位。以禹治水成功也，舜受禪，乃巡守，分九州爲十二州。使水未平，豈能爲此乎？是禹貢之作，乃堯禪位舜歷試時也。

厥貢漆、絲，厥篚織文。浮于濟、漯，達于河。

無垢曰：漆可以爲器用之飾，絲與織文可以爲衣服之用，因兗州所產而人工所長，故因以爲貢、篚之數也。然而使人不樂輸于上，而禹科定其名，使之必貢、必篚，是禹爲聚斂之臣也。切意水患既除，人樂其生，無可以報上之德者，斯民勤勤之意，以爲吾州所產者有漆、絲，人工所長者有織文，故或貢、或篚以致臣子之意，若人子之獻其親也。故因禹以定其數，使後世不

得加損，責以所無而求所難得者。若曰地所產者漆、絲，汝其必貢；人工所長者織文，汝亦必筐。此禹所必不肯爲也！順流曰浮，因水入水曰達，以言順濟、潔而下，沿流而入于帝都也。入奏之間，其間水勢曲折，貢筐田賦，細大皆一一開陳，以爲永久之計，使帝可其奏則無復變改。儻或上未合帝心，下未合人意，則將付之衆論，以評其可否。此雖不經見，大抵聖賢所爲例當如是耳。

### 海、岱惟青州。嵎夷既畧，濰、淄其道。

無垢曰：嵎夷，地名，乃青州極處。洪水滔天，嵎夷亦被其害；水患既去，嵎夷之封畧可定矣。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，至都昌縣入海。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北，北至千乘縣、博昌縣入海。此故道也。前日水患皆不由其道，今禹治水使得復還其故道。然而禹治水第二「既載」、「既修」、「底績」、「既從」、「既作」、「既道」、「既澤」、「既畧」、「其道」、「其乂」、「其藝」、「既漑」、「底平」、「既入」、「底定」、「既敷」，而不言治水之由，何也？曰：昌言之際，固已盡之矣，其曰「決九川距四海，濬畎澮距川」是也。蓋道畎澮之水以入於川，道九川之水以至於海，其治之之法盡於此矣。

厥土白墳，海濱廣斥。厥田惟上下，厥賦中上。厥貢鹽、絺，海物惟錯；岱畎絲、臬、鉛、

松、怪石。

無垢曰：向也洪水滔天，土失其性；今則水患既去，土性復矣。厥土白墳，本性復矣。青州之土雖白墳，然青州瀕海，至海濱之土則有異矣。說文曰：「鹵，鹹也。東方謂之斥，西方謂之鹵。」廣斥云者，以言青州海濱其地甚廣，然皆鹹地。此亦水患既除，海濱之土復其性矣。斥鹵之地，不植五穀，而田第三、賦第四，以是知地性之不相害也。夫海水皆鹹也，而瀕海多甘泉，則青州雖瀕海，而去海尚遠，不害其爲田第三、賦第四也。青州瀕海，故多鹹，宜葛，故貢絺。海物奇形異狀，可食者廣，非一色而已，故雜然竝貢。錯，雜也。青州距岱，岱山之谷宜桑，故貢絲；宜麻，故貢枲；以金則產鉛，以木則產松，以水則產石，故皆貢焉。然而土地所出，將以充服食、器用、鹽、絺、海物、絲、枲、鉛，松皆服食、器用也，怪石安用以爲貢物哉？得不啟後世人主玩好之心乎？且余嘗言之矣，貢非人主本意，乃臣子區區報上之誠也。怪石雖無用，然其文理精緻，顏色溫潤，見者悅焉。以人之悅也，故勤其貢奉，庶幾人主之悅懌焉。此猶人子致甘旨之意也。

萊夷作牧，厥筐絜絲。

無垢曰：萊夷水退，非特可以牧牛羊，且可植蠶桑矣。萊夷出山桑，故所貢者絜絲也。萊夷亦有報上之心，故以絜絲致貢筐，以効區區臣子之意。至於絃琴瑟、織衣服則爲上所用耳。

如此立說，似爲不偏。

### 浮於汶，達於濟。

無垢曰：此亦除青州水患而入奏冀都也；然曰「浮於汶，達於濟」，而不曰「入於河」者，何也？此蓋史官刪潤，雜然互見，使以意逆志也。治兗州水既畢，則曰「浮於濟、漯，達於河」，蓋順流曰「浮」，以水入水曰「達」。自漯入濟，自濟入河，以言水路相通，不復更遵陸而行也。前既自濟入河，則青州自汶入濟，自濟入河，意可推矣。

### 海、岱及淮惟徐州。

無垢曰：此禹治青州水畢，又治徐州水患也。徐州東至海，北至岱，南及淮。此州乃受海、岱、淮之氣，亦自異矣。岳瀆滄溟之氣，磅礴扶輿，其所產土則五色，禮則夏翟，樂則孤桐，浮磬，皆異他州。

### 淮、沂其乂，蒙、羽其藝。大野既豬，東原底平。

無垢曰：乂，治也。藝，種也。向也淮、沂二水爲患，蒙、羽皆爲巨浸；今二水既平，故蒙、羽二山之內皆可種藝也。嘗怪禹每治一州之水，不言其所以治之方，至此又言「淮、沂其乂」，

蒙、羽其藝」，不言所以使之乂，使之藝，何也？蓋於此篇之首言「隨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」，史官已撮其大要言之矣。東原所以底平者，以大野之水既豬也。廣平曰原，東原言「底平」者，以水患既除，東原復其本性也。禹之意以爲後世東原有水患，當知水自大野來也。

厥土赤埴墳，草木漸包。厥田惟上中，厥賦中中。厥貢惟土五色，

無垢曰：水患既去，土色復其本性，故赤黏而墳起；草木復其本性，故漸進而叢生也。田第二而賦第五，非土地不美也，亦人力不致焉耳，如冀州田中中而賦上上，此可以意推也。聖賢任土之才以爲大社之用，然後知聖王因人之才以爲天下用，其巧思每如此也。物無棄物，而天下無棄才，至如籩篠蒙繆，戚施直鑄，聾聵司火，瞽矇修聲，其上又如賢者用爲公卿，才者用爲大夫，亦任土爲用之意也。然物之才行則造化以作之，如土五色、夏翟、孤桐、浮磬，是嶽瀆滄溟之氣所造也；人之才行則聖王以作之，如能言則學唯，能食則尚右手，春秋教以禮義，冬夏教以詩書，春夏學干戈，秋冬學羽籥，學成德修，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。王乃興賢出使長之，乃興能人使治之，是聖王風化所造也。余因悟造化之理，觀先王無棄物之心，故歷論人才造化之意，表而出之。

羽畎夏翟，嶧陽孤桐，泗濱浮磬，

無垢曰：夏翟用爲旌旄，孤桐用爲琴瑟，浮磬用爲編磬，此徐州所以致貢也。

又曰：翟曰夏翟，以言五色備者；桐曰孤桐，以言特然而生者；磬曰浮磬，以言若出水之上者。此皆穎脫而出者，可以爲用焉。

### 淮夷蠙珠暨魚，厥篚玄纁綺。

無垢曰：蠙，蚌也；蚌中之珠可以爲飾；魚可以食；玄纁綺可以爲衣服。此四物者，潁淮之夷所貢，所篚於王室者也。召公曰：「明王慎德，四夷咸賓。無有遠邇，畢獻方物，惟服食、器用」，又曰「不寶遠物，則遠人格；所寶惟賢，則邇人安」，今淮夷貢，篚豈堯科別其名必使之供上哉？蓋水患既除，物復有生，淮中有珠有魚矣，可以蠶桑而爲玄纁綺矣，臣子之心戴上之德，以爲吾享此安居，衣食此土地而遂其生者，其誰之力也？故其土地所出，人功所極，如珠，如魚，如玄纁綺者，皆貢，篚於上，以備服食、器用，以効其區區之誠焉。

### 浮於淮、泗，達於河。

無垢曰：淮、泗達河，必道於汴。以水入水曰「達」。以禹貢觀之，即今泗水道，自淮入泗，自泗入汴，自汴入河，乃故道也。至於治徐州水患既畢，人都奏陳，則禹拳拳不自專之意，每於九州畢貢見之矣，其賢矣哉！

淮、海惟揚州。彭蠡既豬，陽鳥攸居。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。

無垢曰：向也洪水滔天，彭蠡汎溢，不復可辨，故鴻鴈亦無自而居處；今水患既除，水復故道，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，故鴻鴈至九月亦於此安處也。鴻鴈謂之陽鳥者，以其隨太陽所照而居也。日之行也，夏至漸南，冬至漸北，故鴻鴈九月而南，正月而北。震澤所以底定者，以三江既入於海也。夫震澤在吳之西，而大江在吳之東，其間相去百數十里，即使三江泛濫未入於海，震澤何遽不底定哉？余以是知堯之洪水爲害甚大也。想見當時洪水泛濫，不問東西，自震澤以來通爲巨浸，不復可辨。今彭蠡既豬，而三江之水皆合於彭蠡，以入於海，故震澤可辨，而無復水患也。

篠、簞既敷，厥草惟夭，厥木惟喬。

無垢曰：向也彭蠡未豬，三江未入，此州通爲巨浸，篠簞、草木安得遂其生哉？今彭蠡豬矣，三江入於海矣，震澤底定矣，故小竹如篠、大竹如簞者則已布生，草則夭夭少長以遂其本性，木亦喬然高大以遂其本性。篠簞、草木已遂其生矣，而況於人乎？

厥土惟塗泥，厥田惟下下，厥賦下上錯，厥貢惟金三品，

無垢曰：土惟塗泥，謂卑濕也，故田第九，賦第七。水患既退，種植既稀，地利增美，故雜

出第六之賦也。不計利害，惟使民自貢，不立定賦，必其上供，此所以爲堯耳。

瑶、琨、篠、簞、齒、革、羽、毛惟木。

無垢曰：詩云「元龜象齒」，謂「齒」謂象齒也。考工記曰「犀甲七屬，兕甲六屬」，是甲之所用，犀革爲上。說文謂「獸皮治去其毛曰革」，是革謂犀革。南方之鳥有孔雀，翡翠之羽可以爲飾。說文謂「聲，西南夷長旄」，可以爲旌旗之飾。梗、楠、豫章，揚州美木。瑶也、琨也、簞也、篠也、齒也、革也、羽也、毛也、木也，此九物者皆揚州所貢，以致臣子之義也。此蓋九州風氣所成，土地所產。向也洪水，皆失其性；今水患既退，物理自遂，天地造化，隨風土以醞釀之，其奇偉譎詭，皆可以爲用，特在聖賢所以經綸之耳。

島夷卉服，厥篚織貝，厥包橘、柚，錫貢。

無垢曰：島夷所服者，卉服也。冀州島夷以皮爲服，揚州島夷以卉爲服，皆自其土地所出而用之，同謂之「島夷」也。貝，木名也，至今南方採吉貝織爲厚繒，可以禦寒，亦猶冀州島夷以皮之制。小曰橘，大曰柚，揚州所有也。至今此物永嘉、江西爲多，第難於致遠，故貢、篚之外又有包焉。包所以封護其外，使未遽失土性也。此橘柚，必錫命而後貢也。夫錫命而貢，人君宜慎矣。以此供祭祀，燕賓客，猶有名也，儻專恣口腹之故，而勤勤爲一橘柚出令，亦可恥矣，

豈非堯禹深意也歟？

沿於江、海，達於淮、泗。

無垢曰：於兗州曰「浮於濟、漯，達於河」，是濟可以入河矣；故於青州止言「浮於汶，達於濟」，而不言入河，以費辭也。於徐州言「浮於淮、泗，達於河」，是泗可以入河矣；故於揚州言「達於淮、泗」，而不言入河，以費辭也。豈特古人文章如此？大抵古人心地明白，其辭簡要而切中事理，所謂「豐不餘一言，約不失一辭」是也。

荆及衡陽惟荊州。江、漢朝宗於海，九江孔殷，沱、潛既道，雲土夢作乂。

無垢曰：蓋滄海爲百谷王，是江、漢有朝宗之義。禹貢言此，亦因物以示訓誨也。古人取象此類，蓋有寓意：如葵、霍傾太陽，則因示臣子嚮君之意；犬、馬知愛主，則因示臣子愛君之意；朝宗之說，意亦使人知尊君之義也。既九江之水皆循故道，甚得地勢之中，不復泛濫之爲害也。蓋以水從江、漢出者皆曰沱、潛，但地勢西高東下，雖於梁州合流，還從荊州分出，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。東坡謂：「禹雖賢聖，何由知荊州之水乃梁州之沱、潛也？」以味別之耳。荆、梁相去數千里，非以味別，安知其合而復出耶？」然水脉相貫，理之自然。

厥土惟塗泥，厥田惟下中，厥賦上下。厥貢羽、毛、齒、革，惟金三品。

無垢曰：土雖塗泥，田雖第八，而賦乃第三，以是知人工加倍，雖瘠确之地亦豐矣。余觀浙人治田，人力最深，耕耘不失時，水旱極其力，樵刈如寇至，故浙中一熟，其利十倍；至江西、湖南春耕不力，夏至不耘，播種田中，聽其自生、自成而已，水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，畧不以經意，故歲一不熟則賊盜四起，以知人力不加而一聽於天者，愚民也。人事，即天也。人力不加，已有饑饉之道，然而獲倉箱之收者，幸也；人功加倍，已有豐富之理，然而水旱、蝗螟，不可致力焉，此不幸也。故爲國者當寬其征輸，薄其力役，號令簡，追呼絕，使之安意肆志於田事，其有怠惰者，畧取古人里布、屋粟之法以困苦之，而力田之科、勤農之政，取古人之可行者行之，亦相天之道也。

沌、幹、栝、柏、礪、砥、矸、丹，惟箇簞、桔；三邦底貢，厥名包匭、菁茅；厥篚玄纁、璣組，九江納錫大龜。浮於江、沱、潛、漢，逾於洛，至於南河。

無垢曰：順流而下曰浮。自荊州順流入沱，以至於漢，則捨舟陸行以入洛，自洛以入於南河，自河以入冀都，奏荊州所畢之功也。

厥名，犹言尤美也。（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四）

順流而下曰浮，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沱，自沱順流以入潛，自潛順流以入漢，至漢則舍舟陸